

漢

書

九



五行志第七上

班固

漢書二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

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則效也劉歆以為虞羲氏繼天而王師古

曰虞讀與伏同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效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

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人

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

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

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自此以下皆周書洪範之文王迺言曰烏嚶箕子惟天陰隲

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道叙

服虔曰隲音陟也應劭曰陰覆也隲

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隲音質隲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

居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陲洪水汨陳其五行

應劭曰陲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師古曰汨音骨

帝乃震怒弗

畀洪範九疇彛倫道敷

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類即九章也敷敷也音丁

故鯀則殛死禹迺嗣興

師古曰殛誅也見誅而殛音居力反

天迺錫禹洪

範九疇彛倫道叙

師古曰自此以上洪範之文

此武王問雒書於箕

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

師古曰謂之行

次二曰羞用五事

師古曰羞進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張晏曰農食之本食

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

次四曰用五紀

應劭曰叶合也合成

五行爲之條紀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次六曰艾

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次七曰明用稽疑應劭曰疑

事明考之於著龜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次九曰鄉尚用

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

雜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

也以爲河圖雜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昔躬道絕文王演周易師古曰演廣也更廣其文也演音弋善反周道敞孔子

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蔡

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

治穀梁春秋數其駝福傳以洪範

師古曰駝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說

之傳字或作傳讀曰附謂附著

與仲舒錯

師古曰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

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是以摯仲舒別向歆

師古曰摯字與擘同謂引取之摯音來敢反

傳載眭

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

師古

曰眭音息規反說在眭孟傳

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

于篇

師古曰傳讀曰附謂比附其事

經曰初曰五行五行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師古曰皆

水火自然之性也

木曰曲直

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

金曰從革

張晏曰革更也可更

銷鑄也

土爰稼穡

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

爰於也可於其

傳曰田

獵不宿服虔曰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享獻之禮也出

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復畝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

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

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其於王事威儀容

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璜瑀瑀以

雜之衝牙蚩珠以納其間右徵角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也璜音黃瑀音居瑀音禹蚩音步干反

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衡鈴焉施於轡上動皆有聲以為

舒疾之節也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飲

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

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

矣若廼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

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湎音彌善反

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

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

敗

如淳曰揉輪不曲矯天不直也

及木為變性

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為人形是也

是為木不

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

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

氣寒

師古曰

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

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

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

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欲

作亂不克而出奔齊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
弟也豫喬如之謀故見誅事並在十六年冬
一曰時晉執季孫

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會盟于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

謂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

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隰陵之戰楚王傷目

而敗師古曰晉楚戰于隰陵地屬常雨也傳曰棄法律逐

功臣殺大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

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師古曰

嚮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各錄其言之辭哲智也

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遠四佞而放諸

桎師古曰四佞即四凶也遠離也桎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訐不

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浸潤言積賢佞

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師古曰帥循也由從也用也敬重功勳殊

別適庶師古曰適讀曰嫡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廼信道不

篤師古曰篤篤厚也或燿虛偽讒夫曰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

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讀曰醜災宗廟燒宮館雖

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

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

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鄭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

而君臣俱情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

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

盧夫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

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師古曰謂欲弑桓公

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

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也夫人譖桓公於齊侯師古曰

曰言世子同非吾子齊侯之子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劉生乘公控其幹而殺之公薨于車

歌以為御盧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師古曰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

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曰嚴凡漢書載諡姓為嚴者皆類此劉向以為齊桓好色聽

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

易知錄

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易牙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着於公請
正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嫡下亦同數音所角反

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內寵以殺羣吏立無衛孝公
奔宋十八年齊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師于鹹立

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為過於九月乃得葬也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

為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

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未天故天災所子

也李奇曰以為疫殺其民人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師古曰釐讀曰僖後

皆類穀梁以為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跡故謂

西宮劉向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僖

公之母謂成風也本非正嫡僖既為君而母遂同夫人禮故天災

文四年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

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

信公為弟故云卑

董仲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媵之魯公使

立以為夫人

師古曰信公初聘楚女為媵齊女為媵時齊先致其女魯魯使立為夫人事見公羊穀梁傳

西

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

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

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天子所居言宮舉區

皆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師古曰公羊經也成周洛陽也榭

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

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周大夫也召讀曰邵後皆類此

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

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
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
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宮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為時
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
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
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

師古曰三桓謂子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襄仲之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而宣公薨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
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
故天災宣宮明不

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
赤而立

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文公之庶子襄仲殺赤而立宣公

亡禮而親天災

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亡哀戚

心數興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卻克及齊侯戰于鞌三年叔孫僑如帥師

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

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

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師古曰華弱華耦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轡以弓楛弱于朝宋平公怒逐之遂來奔事在襄六年左氏傳

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師古曰司城本司空避武公之諱故改其官為司城先使火所

未至徹小屋師古曰恐火及之故徹去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徹故以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

畚輦應劭曰畚草籠也讀與本同輦所具緋缶師古曰緋梁索也缶即盎也緋音工

杏備水器師古曰營瓮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營備火今之長頸瓶也畜水潦積土塗

師古曰潦行潦也畜讀曰蓄蓄謂障遏聚之也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表

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儲正徒師古曰儲侍也正徒役徒也侍音丈紀反郊保之

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人謂郊野之外又飭眾官各

慎其職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師古曰士弱晉大夫士莊伯宋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戛於心或食

於味以出入火師古曰味音竹救反是故味為鷦火心為大火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既敗之豐必始

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

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天不復告故無象說曰古之火正謂火

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啄
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
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
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
食於味也相土高祖契之曾孫師古曰契讀曰禦音先列反
字或作禹其用同耳據諸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

典籍相土即禹之孫
今云曾孫未詳其意

其占故先知火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亡
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曰伯姬
魯宣公女恭

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五年而宋
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轉寫誤
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

又夏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

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大子師古曰痤宋平公大子也寺人惠牆伊戾

譖大子不與楚容明盟平公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在戈反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

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

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火未出

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師古曰著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辟

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

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

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

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

四月陳火

師古曰公羊經

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

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

師古曰

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於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射而殺之楚子為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因縣陳事在宣十年十一年

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

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

師

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招音詔

皆外事不

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師古曰

莊王初雖縣陳納申叔時之諫乃復封陳至此時陳又為楚靈王所滅

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

故復書陳火也

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為楚縣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

左氏

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

師古曰裨竈鄭大夫

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
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
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
也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
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
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
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
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
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

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

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音爲牡陰耦

爲妃師古曰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

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

四歲而及鷦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鷦火五十

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

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

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

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

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

日災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

師古曰宋微子啓本出殷陳胡公滿有虞

苗裔皆王者之後

衛鄭周同姓也

師古曰衛康叔文王之弟鄭桓公宣王之弟

時周景王

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

師古曰劉子劉獻公執事也單子穆公旗也皆周大夫也猛景王太子單音善

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

師古曰尹氏文公圍也召伯莊公奭也毛伯毛得也皆周大夫也子

鼂景王庶子也鼂古朝字

子鼂楚之出也

師古曰姊姝之子曰出

及宋衛陳鄭亦

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二年景王崩王室

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

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臯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

及兩觀災

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謂闕

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

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

師古

曰謂薨于乾侯

定公即位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

女樂而退孔子

師古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勸定公受之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乃行

天戒

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

今舍大聖而縱有辜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

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

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

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

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

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師古曰亳社殷社也

董仲舒

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

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

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為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藏冰之室也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以為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

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
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
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
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
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
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果思災

師古曰果思闕之
屏也解其在文紀劉

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果思在其外諸
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即位
賈誼等以爲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
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

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為臨江

王

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

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

周亞夫以不合二日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

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

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

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

精微眇

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

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

之惡已孰

師古曰孰成也

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

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

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

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微而後告可去此

天意也定公不知省師古曰省首祭也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

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

云爾師古曰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

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

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

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

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顯示也音胡電反文下並同至定哀

延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

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

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

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

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

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謂積敝也又多兄弟親

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恣睢者眾服虔曰自

恣意怒貌也師古曰睢音呼季子反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

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

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大平至公不能治也

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

離也謂離
正道者也

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

旁穴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

師古曰穴
古側字

如吾燔高

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
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
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
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
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大尉武安侯
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
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
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

以應之至元朔六年廼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

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

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顯與專同不請者不奏

待報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大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

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

其災曰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

郡鐵官鑄鐵銷皆飛上去此火為變使之然也

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後月巫蠱事興

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

字亦作羊丞相公孫賀子大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

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壘太子宮太子與母皇

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

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閩鄉湖城二縣界

明年屈氂復坐祝禘要斬師古曰禘古詛字也音側據反妻梟首也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

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

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

師古曰譚商立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

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

師古曰譚商立
根逢時凡五人
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

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顛權鳳誣章以大逆臯
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
燕爲皇后妹爲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
昭儀皆伏辜一日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
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爲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
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
往來爲女媺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
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
孝文大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
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

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
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
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
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
服師古曰通謂冠也詩尚書有明哲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
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
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
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
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
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大上皇

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

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為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

禄大夫周堪輔政為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

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

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

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

林下烽馳逐免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逢晉灼曰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

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

向以為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為光禄勳及堪弟子

張猛為大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

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
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
孝宣親而貴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
內臣親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
事事波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
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
皇考廟災初宣帝為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
是時大將軍王鳳顯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
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寤盛師古曰寤古
受字寤漸也
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馬也
師古曰謂鳳音西根恭也鴻嘉三年

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
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
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
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衛太子妾遭
巫蠱之醜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
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
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醜至其六月
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
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金華殿及未央宮東
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長樂

宮成帝母王大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

陵大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

侯鳳安陽侯音成都侯商相代為大司馬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

害國家師古曰謂大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故天象仍見師古曰仍重也明年

成都侯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為大司馬秉政後四

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

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母傅

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

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

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

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師古曰原廟重廟也高皇帝

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復道故復起原廟

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

委任王莽將篡絕漢隋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故天

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

夷滅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

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

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

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

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三口也若不
得禮之中而失於奢則一个如儉

故禹卑宮室

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謂勤於治水而所居狹陋也

文王刑于寡妻

師古曰大

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謂正嫡
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旁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

家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

師古曰昭明也

如此則土得其

性矣若廼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

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

大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

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

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

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

夫人淫於二叔内外亡別

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父及叔牙

又因凶

飢一年而三築臺

師古曰謂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百築臺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也郎薛秦皆魯地

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

改寤四年而死

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無麥禾凡四歲也

既流二世

師古曰謂子般及閔

公皆殺死

奢淫之患也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

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

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

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

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躬湯興

師出征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

又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

師古曰周

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橐韜也言天下大平兵不復用故戢斂而韜藏也

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

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死生也易允卦彖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說讀曰悅

金得

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

師古曰睢音呼季子反

不重民

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

成者衆

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疑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

及為變怪是為金

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

問於師曠

師古曰晉曠掌樂大夫

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

不時怨讟動於民

師古曰讟痛怨之言也音讀

則有非言之物而

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信其性

師古

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信讀曰申言不得申其性命也

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虎祁之宮

師古曰虎祁地在絳西臨汾水虎音斯

叔向曰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

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向音許兩反字亦作嚮其音同

劉歆以為金石同

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

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與南山

大石鳴

師古曰天水之與縣南山也

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

百四十里

韋昭曰天水縣

椹雞皆鳴

師古曰雞也

石長丈三尺廣

厚略等

師古曰廣及厚皆如其長

旁著崖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

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

曰鉗子謂鉗徒也牢係重囚之處

篡死罪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

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寔廣

師古曰寔漸也

明年冬廼

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

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黨
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廼
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
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

師古曰初徙人陪昌陵者今皆還其本居

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

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虎祁離去絳都四十里

昌陵亦在郊塹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
土外內之別云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
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
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安

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

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

師古曰懷來也柔安

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

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

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
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
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
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顛
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
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遏

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過不用也師古曰過音一屬反厥災水水流殺

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

己也張晏曰謂釋有罪之人而歸無言幸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

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

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眾不則皆凶陰氣

師古曰由讀與今古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叔草桓公元年秋

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

賤桓後宋督弑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為大宰弑殤公事在桓公二年諸侯會將

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部大鼎又背宋諸侯

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

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而求助齊衛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故十三

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

寤卒殺師古曰已解於上也劉歆以為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師古

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桓既篡位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祊田故云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

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

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

之之應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

年為乘丘鄆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鄆乘丘鄆魯地鄆音

反子移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

宋愍公驕慢暗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

人在側矜而罵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戰敗獲于魯復歸宋又為大夫與愍

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愍公絕其

脛而死事在莊十二年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

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

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踰禮也

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

大水師古曰仍頻也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桶丹楹以

夸夫人臣瓚曰桶楬也韋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簡

宗廟之罰也師古曰簡慢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以

為時比伐邾取邑

師古曰比類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

釋故云比年也

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

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

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故懼以濟西田賂齊

師古曰宣既即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

以敗邾子矍且亦齊出也

師古曰矍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齊也齊女所生矍音俱碧反又音矍且音子

而宣比與邾交兵

師古曰比類也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

既

師古曰創懲也音初亮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

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

一年再用師

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是也

明年

復城鄆以彊私家

師古曰四年城鄆鄆季氏邑音運

仲孫蔑叔孫僑如

顯會宋晉陰勝陽

師古曰仲孫蕤子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蕤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顯與專同

專者不稟命於公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

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

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晉八年

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後又侵齊

師古曰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國小兵弱數

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

國是以邾伐其南

師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也

齊伐其北

師古曰十六年齊人

伐我北鄙是也

莒伐其東

師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是也

百姓騷動後又仍犯

疆齊也

師古曰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同圍齊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又侵齊是重犯也

大水饑

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

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

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

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上也音彌善反是

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

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

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

郊見上帝師古曰事並見郊祀志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

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比

類也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冒頓單于關氏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為單于關氏匈奴愈

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戎

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

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

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罷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

大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脩通儒以為違古制

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官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

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

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

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

罷雍五時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五行志第七上

宿黎正朔曆因循舊章以迄

秦封甘泉泰湖回東山土于身安南北較二半又

四不銷入製有方刻舍八萬三千餘瓶云半有同

三傳梁南三十餘日曆因十八兩山谷水出只幾

厥日中豫用車輪指如明效帝製以三至夏大水

天工皇極意帝製禮有無其節而為之為聖古

聖德昭昭隨其流又安茲靈

云雨對靈渠知舍及水亦於入去長一季有同表

數不系木共五季夏及殊大水則川也南對長

數不系木共五季夏及殊大水則川也南對長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班固 漢書二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經曰着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應劭曰思思慮貌曰恭三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

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容 恭作肅從作艾師古曰艾讀曰又明作愬聰

作謀應劭曰上聰則下謀故聰為謀也容作聖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休徵孟康曰善行之驗也

曰肅時雨若應劭曰居上而敬則雨順之艾時陽若應劭曰政治則陽順之愬時

奧若應劭曰愬明也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温也音於六反其下亦同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師古

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 各徵師古曰言惡行之驗曰狂恒雨若僭

恒陽若應劭曰僭僭差舒恒奧若急恒寒若霧恒風若服虔曰霧

音人講反 應劭曰人君穀霜鄙吝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為災也霜音莫豆反備散並音備

又音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

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師古曰孽音魚時則

有雞既師古曰既與禍同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疢韋昭曰若牛之

欲伐上之禍也師古曰疢音阿時則有青眚青祥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唯金沴木

服虔曰沴害也如溥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

胎言尚微師古曰天音鳥老反蟲豕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豕

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

痾痾病貌言寤寐深也師古曰寤漸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

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



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

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

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

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

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

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師古曰剽音匹妙反故有服

妖水類動故有龜孽

如傳曰河魚大上以為魚孽之比

於易巽為雞雞

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

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

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疴木色青故

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

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

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

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

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

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

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

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

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

則致福也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

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旼鼻

痾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

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旼與常雨同應此說

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

此一事耳旼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史記

師古

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

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

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名州蒲單音善

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

師古曰抑發語辭也

對曰吾非瞽史

師古曰瞽樂太師史太史

焉知天道吾見

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

之

師古曰體定則目安足之進退皆無違也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

處誼足以步目

師古曰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

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

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虜觀存亡故國

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

德矣

師古曰謫去貞也無謫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

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

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

師古曰爽差也

聽淫曰離其名

師古曰淫

邪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

師古曰踐履也所履皆德行也

口以庇信

師古

曰庇覆也言行相覆則為信矣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

師古曰苟喪其一則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

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一也步高二也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

貌不恭之咎云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

鬬伯比送之師古曰屈瑕即莫蹠也鬬伯比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還謂其馭曰

莫蹠必敗師古曰莫蹠楚官名也字或作敖其音同舉止高心不固矣師古曰止足也

遽見楚子以告師古曰遽速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蹠

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無次不為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

莫蹠縊死螯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

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諸侯即位天子則賜命圭以為瑞受玉惰師古曰不敬其事也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

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師古

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比之於輿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

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

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乞師

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卻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以孟獻

子曰卻氏其亡乎師古曰孟獻子仲孫蔑禮身之幹也敬身之

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

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

為十七年卻氏亡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

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

服虔曰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辰盤器故謂之脤師古曰劉康

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脤讀與脛同以出師而祭社謂之宜脤者即宜社之肉也脛大蛤也音上忍反

劉子曰吾聞

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師古曰劉子即康公也中謂中和之氣

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

之福不能者敗以取

既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

禍亂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

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

我祀有執燔戎有受脤

應劭曰燔祭肉也師古曰燔音扶元反

神之六節

師古曰文神之節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寧五月成肅

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

師古

曰定公名臧苦成叔晉大夫卻擘也晉使卻擘如衛故定公享之惠子衛大夫甯殖也相謂贊相其禮

苦成叔敖

師古曰教讀曰傲其下並同

甯子曰苦成家其亡虐古之為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既福也

師古曰食讀曰飫

故詩曰兕觥其觶二

酒思柔匪徵匪傲萬福來求

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爵徒蘇然而

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傲計不侈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徵謂徵幸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傲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蘇音虬徵

音工堯反

今夫子傲取既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師古曰十

七年晉攻卻氏長魚矯以戈殺卻矯卻擘卻至而滅其家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

君登亦登

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禮之登階臣後君一等

叔孫穆子

師古曰穆子叔孫豹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師古曰安徐也

孫子亡辭

亦亡悛容

師古曰悛改也音千金反

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

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師古

曰逐其君謂衛獻公出奔齊也外叛謂以戚叛之

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

入于鄭

師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

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

不免虐

師古曰言不免於禍

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

門而教

師古曰日謂往日適晉之時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

吾曰猶將更之

師古曰更改也今還

受享而惰迺其心也

師古曰言心之所常行也

君小國事大國

師古曰言身為

小國之君而事於大國

而惰教以為己心將得死虐君若不免必

由其子淫而不父

師古曰通太子之妻

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

年為世子般所殺

師古曰般讀與班同

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

武子將立公子稠

師古曰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稠音直留反

穆叔曰是人也

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

鮮不為患

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不度不遵禮度也鮮少也音先賤反

若果立必為

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社如

故衰

師古曰衣前曰衽言遊戲無已也比音必寐反衰音千回反衽音人禁反

是為昭公立二十

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

師古曰謂薨于乾侯

襄公

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

師古曰北宮文子衛

大夫也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楚共王之子也時為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

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它志

師古曰謂有為君之心言語視瞻非其常

雖獲其志弗能終也

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言君能慎其威儀乃臣下所法效之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何以終世師古曰遂以殺君篡國而取敗於乾谿也昭公十

一年夏周單子會於戚師古曰單子周大夫戚成公也戚衛地視下言徐

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虐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

朝有著定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會有表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

衣有繪帶有結師古曰繪領之文會也結紳帶之結也繪音工外反會朝

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師古曰昭明也視不

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讀曰道其下並同言以命之

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師古曰伯長也而

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

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師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從

十

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

大子朱失位位在卑

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

魯大夫送葬

者歸告昭子

師古曰昭子叔孫婁

昭子歎曰蔡其亡虐若不亡

是君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既

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既息

也言在上者能率位不怠則其臣下恃以安息也解讀曰懈墜音許既反

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

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翟泉

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卿魏獻子也事在定公元年志不書者蓋闕文

將以城成

周魏子泣政

師古曰謂代天子大夫為政以臨其事

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

易位以令非誼也

師古曰傒衛大夫建天子謂立天子之居也傒音亥矣

大事奸誼必

有大咎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虐是行

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以城周之功役委簡子也屬音之欲反

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說者或以為大陸即鉅鹿北大陸澤也

據會於狄泉則其所田處固當在近非大陸澤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師古曰隱公邾子益也玉謂朝者之贄子

贄觀焉師古曰子贄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贄音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

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

俯仰於是虛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虛觀之今正月

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不度不合法度嘉事不體何

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朝祀也不體不得身體之節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禮記卷五十一

師古曰替
廢情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虐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

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也

劉向以為大水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

辰大雨雪師古曰雨雪音于具反大雨雨水也師古曰下雨音于具反後類並同震雷

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

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

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

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電未可以發

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

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震上也言萬物隨雷出

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

師古曰允下震上也

言雷

復歸入地則孕赫根核保藏蟄蟲

師古曰赫字與育同核亦亥字也草根曰

該

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

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

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

之遂立

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勸殺桓公己求為大宰翬音揮

隱既不許翬懼而

易其辭

師古曰反謂桓公云隱欲殺之

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

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

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第佞臣將作亂矣後

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甌將成也公

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元始元年七月大水雨自

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

年九月大雨十餘日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

太子申生帥師師古曰以伐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

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為太子御

貴賤佩所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賞服其身則衣

之純師古曰用其衷則佩之度師古曰佩王者今命以時

卒閱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閱閉衣以龙服遠其躬也

師古曰龙雜色也謂偏衣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

也遠音于萬反其下並同

時以闕之尤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涼薄也尤色不能

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在西是謂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

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晉大夫時為下軍御軍之常服則韋弁弗獲

而尤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尤奇

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金玦猶使去不反意也師古曰

罕夷晉大夫時為下軍卿也有心害太子之心也復音扶目反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

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鵠冠張晏曰鵠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

韋昭曰鵠今翠鳥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鵠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鵠則知之翠鳥自有鵠名而此飾冠非翠鳥逸周書曰

知天文者冠鵠冠蓋以鵠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鵠音聿又音術鄭文公惡之使盜殺

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故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

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

師古曰晉文公之為公子也避驪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焉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及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不尊尊敬上其

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曰國危矣使燭之武見秦伯師乃退也幾音

鉅依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

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齋冠也謁者服之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寸鐵為卷非法冠及高山也卷音去權反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

妖也時王賀狂悖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

周書曰顧命曰王有疾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

驕慢不敬師古曰騶殿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戲音信冠者尊服奴者賤人

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

至尊隊至至賤也師古曰隊墮也音置類反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

徵賀為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

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

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師古曰方山冠以五采此服妖亦

犬既也賀以問郎中令龔璆遂曰此天戒言在仄

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喚反其下亦同去之則

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

有臯死不得置後又犬既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

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師古曰

辟音壁適
讀曰嫡

妾子拜

如淳曰無適子故也

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

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

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

六人皆白衣袒憤

師古曰袒不加上冠

帶持刀劔或乘小車

御者在茵上

蘇林曰茵車上蓐可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

因或皆騎出入市里郊樹去遠至旁縣大臣車騎將

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

家

師古曰損卦上九爻辭

三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誠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

夫之卑字

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師古曰為微行故變易姓名

崇聚票輕無誼

之人以為私客

師古曰票音匹妙反又音頻妙反

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

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

與小人晨夜相隨

師古曰挺引也

烏集醉飽吏民之家

師古曰乍合作

離如鳥之集

亂服共坐溷者亡別

師古曰溷者謂雜亂也溷音胡困反

閔勉遜

樂晝夜在路

師古曰閔勉猶龜勉言不息也遜樂言流遜為樂也

典門戶奉宿衛之

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

年矣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躡享焉神賜之土田史躡曰虢其亡乎

言將以庶人受土

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

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而

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左氏傳曰周

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即賓孟劉向

以為近雞旤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

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田于北山將因兵眾殺適子之

黨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子王子猛及後為悼王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單穆公未及而崩三子爭

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子猛弟敬王也劉子遂攻

賓起殺之事並在昭二十二年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邵伯盈逐王

之子京房易傳曰有厥妖雄雞自齧斷

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中雌雞化為雄

孟康曰輅軫殿名也師古曰百官僕屬官有輅軫丞輅與路同軫立及大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

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

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反冠距鳴將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

時者當死房以為已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為房失

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

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

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

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林誓言師曰古人

有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

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為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索音思各反繇是論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黃龍初元永光雞變廼國家之占妃后象

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爲大子妃王
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大子立是爲元帝王妃
將爲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明其占在
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
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爲婕妤三月癸卯
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
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爲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
爲大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即丞
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
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爲

侍中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為成帝尊皇后為

皇太后以后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

委政無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言政皆出鳳天子不豫王氏之權自鳳起故

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師古曰視讀曰示類

君害上師古曰類與專同其下類此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

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廼崩

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

傷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言曰在地中傷其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傷故取明夷之義或

眾在位師古曰言虛偽無實之入矯惑於眾在職位也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

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為己

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師古鼯鼠

小鼠也即今所改謂甘鼠者音奚

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

牛既也不敬而備霜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既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成公怠

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

師古曰更互也十年秋公如晉晉人以公為武於楚故止

公至十一年三月乃得歸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叔孫僑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立

十二月乃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更音工衡反

至于襄公晉為溴梁之會

師古曰襄十六

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溴梁者溴水之梁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濕入河濕音工覓反

天下大夫皆奪

君政

師古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忒衛甯殖鄭公孫蔓小邾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

其後

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

師古曰已解於上

幾絕周公之祀

師古曰幾

音鉅依反

董仲舒以為鼯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

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定公十

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

氏逐昭公阜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

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師古曰夾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萊人以兵劫公

孔子以公退命士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茲無還以辭對又欲詐享公孔子又距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

之巨陽虎以鄆謹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鄆謹二邑名龜陰龜山之陰夾音頰謹音驩

聖德如此反用

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

師古曰桓子季平子之子季孫

斯也女樂已解於上三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

師古曰衛詩相鼠之篇也無儀無禮儀也

是

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

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劉向以為

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

師古曰聖人孔子也見顯

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

而哀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

師古曰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

公孫有山氏因遜于邾遂如越國人施罪昭帝元鳳元年九月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王往視

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

夜死近黃祥時燕刺王且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

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師古曰不原情者不得其本情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

黃蒿栢葉上民冢栢及榆樹上為巢桐栢尤多師古

曰桐栢本亭名備思后於其地葬也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

以為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穴

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栢衛思后園

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

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異也

師古曰鳶鵠也音心全反

天象仍見甚可畏也

師古曰仍頻也

一曰比日王莽

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

李奇曰辟君也擅私爵祿

誣罔其君

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沚木

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廼作主

師古曰主廟主也僖公三十三

年十一月薨至文二年二月廼作主間有一閏故十六月也

後六月又吉禘於大廟而致釐

公

師古曰禘祭也一一而祭之文二年八月而禘距作主六月也致謂升其主於廟

春秋譏之經曰大事

於大廟躋釐公

師古曰躋音子奚反又音子謹反

左氏說曰大廟周公

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

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
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臣臣子一例
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
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
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
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
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

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禘祭也

師古曰禘合也毀廟

及未毀廟之主皆合祭於大祖

躋釐公者先禘後祖也景帝三年十二

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爲近金沱木
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天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
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
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天戒若曰
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
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詩厥妖城門壞師古
曰詩或也音布內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弟門自壞時禹
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
大司馬董賢弟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
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師古曰艾讀曰又

厥各僭厥罰恒

陽厥極夏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

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診

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义义治也孔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

者虐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邇近也

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

也蜩蟬也螗蟻也即蚋螻也謂政無文理虛言躡沓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滔羹之將孰也蜩音調螗音唐蟻音偃蚋音貂螻音聊滔音下館反

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内失

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

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

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炘陽而暴虐

師古曰凡言炘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

也炘音口浪反

臣畏刑而柑口

師古曰柑箝也音其廉反箝音女涉反

則怨謗之氣

發於訶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

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冬蝻今謂之蝗皆其類

也於易允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

犬旤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

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疴金色白故有白眚白

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冷之其極憂者

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

以為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史記周單襄

公與晉卻錡卻犇卻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單襄公解已在前卻錡駒伯也卻

犇苦成叔也卻至昭子即温季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也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

其當之虐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

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曰顛仆也腊久也言位高者必速

顛仆也味厚者為毒久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温季也犯侵

也迂夸誕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

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豫於禍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蘇林曰招

音翹招舉也師古曰盡言猶極言也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

虐師古曰言無善人不能受盡言十七年晉殺三卻十八年齊殺國佐

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大

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僖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以敵來侵已當戰時而生故取仇忿之義以名子其弟

以千晦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大子之弟即桓叔也晦古暱字也千晦亦地名意取能

成其師衆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

誼誼以出禮師古曰先制義理然後立名義理既定禮由之出禮以體政政以正

民師古曰政以禮成俗所以正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師古曰反易禮義則

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師古曰本自古昔而有此名今君

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寧師古曰替

廢及仇嗣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

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國亂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也桓謚也昭侯叔父故謂之叔也後

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師古曰事不遂復立昭侯子孝

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

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

國師古曰武始并晉國故稱公也事在桓三年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

子伯廖語欲為卿師古曰曼滿伯廖皆鄭大夫也廖音聊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其家也弗

過之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間一歲鄭人殺之師古曰間一歲

者中間隔一歲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

伯汝齊相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賓

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

皆亡家之主也師古曰專自是也後奢泰專則速及後將以其力

敝專則人實敝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襄公

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子墨孝伯曰趙孟

將死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澶泉至

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民主師古曰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

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師古曰諄諄重頓之貌也音之閏反若趙孟

死為政者其韓子虐師古曰韓子韓宜子也名起五子子盍與季孫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方執晉政可素厚之

以立善言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師古曰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朝

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

諸趙子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

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子師古曰周周景王也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劉名夏是時孟與諸侯

會於號故就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孟亦遠績禹功而

大庇民乎師古曰時館於洛納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冠也言今服冠冕有國家何不追績禹功而庇蔭其人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向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已苟免目前不能念其長久也儕晉仕皆反劉子歸以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

虐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老毛亂也言人年老閱歷既多謂將益智而又老毛亂也為晉正卿以主諸

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

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賤隸而無恤下之心人為神主故神人皆去也趙孟不復年矣師古

前漢五行志中之上
日謂其即死
不復見明年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師古曰后子即公子鍼趙

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虜對曰何為

一也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欲輔助相與共成立之不數世淫弗能敝也趙孟曰天虜

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古曰言當幾時也音居豈反對曰鍼聞國

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師古曰贊佐助之也鮮少也稔

孰也穀孰為一稔言少尚當五年多則或不啻也稔音入甚反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

誰能待五師古曰陰謂日之陰影也趙孟自以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年不可待也陰讀與陰同后子

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

幾何師古曰玩愛也愒貪也與幾何言不能久也愒音口蓋反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

公卒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楚令尹與齊宋

衛陳蔡鄭設服離衛張且晉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會于號人執戈在前也師古曰離列人君之侍

衛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言其服

美似人君也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師古曰伯州犂楚大宰也

言受楚王之命假以此禮耳蓋為其令尹文過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師古曰行人官

名子羽公孫揮字也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

也應劭曰子皙攻殺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也師古曰子皙鄭大夫公孫黑也背誕者背命放誕欲為亂也子且自憂此無憂令尹不反

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師古曰言令尹將圖為君則楚國有難子亦有

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師古曰國子齊

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犂亦為圍所殺故言可閔應說非也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應劭曰言國有憂己乃得以成功也師古曰招陳公子哀公弟也言因憂

以成事事成而樂也招音韶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

師古曰齊子衛大夫

齊惡也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退會子羽告人曰齊衛陳大夫其

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

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

也

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憂不及已而妄憂也

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師古曰大

哲言周書也

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

師古曰兆憂謂開憂兆也

二言以知

物其是之謂矣

師古曰物類也察其所言以知禍福之類

昭公十五年晉籍

談如周葬穆后

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謚穆也

既除喪而燕

師古

曰燕與宴同

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師古曰填撫王室謂獻器物也填音竹刃反

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

於王室故能薦彝器

師古曰明器明明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寶用之器也

晉居深

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

其忘諸乎

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也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

弟其反亡分乎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

師古

曰而亦汝

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籍談不能對實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

其祖

師古曰忘祖業

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

吾聞所樂必卒焉

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事

今王樂夏憂若卒以憂

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師古曰為大子三年妻死

三年乃娶達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大子也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

夏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王雖弗

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禮王之禮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師古曰經謂常法也既不遂服又即宴樂是失二禮

以考典典以志經師古曰考成也志記也忘經而多言舉典將

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憖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

人也師古曰憖音魚觀反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

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昏謂惑也愆過也失志為昏失

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

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

于邾師古曰孫讀曰遜遂死於越師古曰已解於上庶徵之恒陽劉向

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

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欲得賢

者而不用人君徒張此意厥災芟芟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

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韋昭曰謂怨曠也其旱不

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

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衆處而未妃妾也其旱三月大

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席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

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

既死諸侯從楚釐充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

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使宜申來獻捷十二月盟于薄釋宋公也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

作南門勞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本名稷門更改諸雩旱不

雨略皆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

萊師古曰萊國即東萊黃縣也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犇

楚師古曰犇古奔字也事在成十五年魚石宋左師也公子目夷之曾孫也楚伐宋取彭城以封

魚石師古曰事在成十八年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鄆陵戰後鄭遂不服故諸

侯屢侵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

伐之人苦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宋師古曰事在二年武卒本鄭邑時已屬晉蓋追言之

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

師古曰公子發鄭穆公之子子產之父也字子國

使大

夫會吳于善道

師古曰使仲孫蔑會吳也善道地名

外結二國內得鄭

聘有炕陽動眾之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

季氏盛

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於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三卿遞帥之而征伐今季氏欲專其人故增立中軍三卿各主其一也事

在十一年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

封來聘

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荀吳晉大夫即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晉侯使來聘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齊侯使來聘

是夏邾

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

歆以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

炕陽失眾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

犇

師古曰事在五年牟夷莒大夫也二邑謂牟婁及防茲也

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

之昭得入晉

師古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過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為援好也

外

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之應十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

又大蒐于比蒲

師古曰事在昭十一年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齊諡也蒐謂聚眾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比立百毗

晉叔嚮曰魯曾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

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

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左氏傳二十三年邾

師城翼還經魯地

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

魯曾襲取

邾師獲其三大夫

師古曰謂徐鉏丘弱茅地也

邾人愬于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師古曰叔孫昭子也婁音丑略反

是春迺歸之二

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

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郕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季郕之雞鬪季氏芥其雞郕子為

之金距平子怒益官於郕氏且責讓之故郕昭伯怨之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為讒使

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謂平子庶叔父公鳥之妻季妯與

雍人檀通而譖季氏之族人季公亥公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思展故平子殺思展以故族人皆怨之

徵幸不可師古曰子家駒即子家懿伯莊公之立孫也一名羈昭公遂伐季氏為

所敗出奔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

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師古曰事並在六年中城魯之

邑也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孫何忌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

三築臺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秦郎薛皆魯地奢侈不恤民

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

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

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國人攻之夫人遜于

邾慶父犇莒釐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敗邾師于偃東敗

莒獲其大夫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棼也有炕陽之應文公

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

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之內史也叔氏服字會葬葬葬也毛伯賜命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毛國伯爵也賜命之者賜

以命圭為瑞信也又會晉侯于戚師古謂大夫公孫敖會之也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公子遂如齊納幣

師古曰納玄纁之幣謂公為婚於齊又與諸侯盟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也垂隴鄭地上得天子外

得諸侯沛然自大師古曰音費反躋釐公主大夫始顛事師古曰謂季孫行父也顛讀與專同十年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

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以救之楚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

椒楚大夫名也秦人歸祿師古曰謂九年秦人來歸僖公及成風事亦在九年

母也成謚也風姓也祿音遂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二年杞伯滕子來

朝邠伯來犇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邠國伯爵也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

二年遂秦大夫名即左氏所謂西七術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師古曰事在十二年諸鄆二邑名也

諸即琅邪諸縣也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

一曰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

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

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

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

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

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廼成文帝三年秋

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

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詔高奴師古曰即上郡之縣擊右賢王

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

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

師古曰武都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

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

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
又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

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
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
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門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

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

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
元朔五年春大旱

是歲六將軍眾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

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
元

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

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

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適二年夏

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因杆將軍出

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

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

昭帝元始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

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

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

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大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渡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

奴是爲二十萬衆也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

西羌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

時童謡曰丙子之晨龍尾伏辰衲服振振取虢之旂

師古曰徒歌曰謡衲服黑衣振振衲服之類也衲音均又音弋春反振音只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焯焯

火中成軍號公其犇師古曰犇音奔焯音吐是時號為

小國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亢衡於晉有

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間於卜偃曰吾

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謡對曰克之十月朔丙

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

丙子朔晉師滅號號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

也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謡曰恭天子

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廼在其兄是時惠公

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丕鄭國人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及更葬其兄恭天子申生而不敬故

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

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師古曰伯讀曰

霸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鸚之鵠之公出辱之

師古曰鸚音鸚音欲鸚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師古曰饋亦餽字

鸚鵠跣跣公在乾侯臣瓚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跣跣行貌也跣音誅乾音干徵

褰與襦師古曰徵求也褰袴也襦言公出外求袴襦之服鸚鵠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

曰搖搖不安之貌稠父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稠甫宋甫也言

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故曰喪勞力鸚鵠鸚鵠往歌來哭師古曰

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鸚鵠鸚鵠往歌來哭師古曰

曰謂昭公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鸚鵠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

名稠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
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
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鸛
鵠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
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
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
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
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
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

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

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鍍師古曰

首及銅鍍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鍍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

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

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諛謠又曰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

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

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

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

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

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

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

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慶父縊死叔牙鴆卒齊人殺哀姜也幾亡社稷

師古曰謂子般閉公前後見殺而齊侯欲取魯國也幾音鉅依反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

曰發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李音曰從二至五有

坎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扶道未光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泥音乃計反厥各國多麋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

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

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

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

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

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猘狗

師古曰猘狂也

音征例反

猘狗入於華臣氏

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

國人從之臣懼

遂奔陳先是臣兄闕為宋卿

師古曰為右師

闕卒臣使賊殺

闕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

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

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

師古曰向戌宋桓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

公迺止

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大禍至以犇亡也高

后八年三月被霸上

師古曰被者除惡之祭也音廢

還過柘道見物

如倉狗楫高后掖

師古曰楫謂拘持之也音戟拘音居足反

忽之不見卜

之趙王如意為祟遂逐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鳩

殺如意支斷其母感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為人彘

師古曰摧謂敲擊手去其精也摧音口角反凡言彘者皆彘之別名

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

城門外有狗生角

師古曰雍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菽是也

先

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

皆為王

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并城陽恭王喜是為七王

兄

弟並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御角兵象在

前而上鄉者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

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

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

師古曰蚤古早字

諸侯不

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

至齊齊王猶與城守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三國圍之會漢破吳

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

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此下亦同

是

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

卒伏其辜犬兵革失眾之占

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附它類失眾也

豕北

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

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

兵革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

居師古曰二人共止一室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

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

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彘

交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鼃以成周

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湛讀曰沈後皆類此幾以獲神

助師古曰幾讀曰與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

則為石師古曰陰不佞周大夫也是時王子鼃篡天子位萬民不

鄉號令不從師古曰鄉讀曰嚮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

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

後二年子鼃奔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

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

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住而待此車馬持璧

與客曰為我遺鑄池君張晏曰武王居鑄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景淫若紂矣

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鑄池師古曰鑄池在昆明池此直江神告鑄池之神云始皇將死耳無豫於武王也張說失矣因

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鄭客奉璧即

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鼂同應是

歲石墮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

皆白祥炆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

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法持高節臣將危君趙

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或自省反夷滅其旁民

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
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
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
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眚孟
以爲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
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
曰復崩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今易崩字作朋字自上下者爲崩厥應
泰山之石顛而下師古曰顛墜也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
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
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

年八月天雨白雉

師古曰凡言雉者毛之強曲者也音力之反

京房易傳曰前

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孟康曰威烈一王之謚也六國時也師古曰即赧

王之高祖也

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

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

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

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

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

晉灼

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為致德祚也

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

木沴金失衆甚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

門牡自亡

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爲之非出籥也

函谷關

次門牡亦自亡

韋昭曰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曰非行人出入所由蓋關司曹府所在之門也

京房易

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木厥咎牡亡妖辭曰

關動牡飛辟爲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

李奇曰易

妖變傳辭

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

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前漢五行志卷第七中之上

...天...日...人...天...

前漢書卷之...中之...是...

...劍...關...國...去...

...谷...水...白...章...如...門...魚...器...之...器...在...谷...關...郭...

...關...廣...年...余...海...然...上...前...百...然...非...烟...各...備...百...萬...真...其...初...陽...

...對...口...贈...而...不...鮮...茲...賈...奉...燭...火...木...輝...各...拜...白...幾...續...曰...

...大...門...此...亦...自...自...
大...此...亦...自...自...
...門...此...亦...自...自...

...門...此...自...自...
...門...此...自...自...
...門...此...自...自...

五行志卷第七中之下 班固 漢書二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與師古曰與讀曰煥煥曖也音於六反

其下厥極疾韋昭曰以疾為罰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蝱之

孽師古曰羸蝱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蝱也音即果反時則有羊駝時則有目痂

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愆

愆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

亡背亡仄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仄古側字言上

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

曰習狎也近狎者則親愛之同類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

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

政施緩故其罰常奧也奧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

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

不以時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

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

在於青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師古曰謂失所

執之權也音彼命反温奧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師古曰

曰螟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螟音冥螣音徒得反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

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

柔為離師古曰兩陽居外一陰在內故云剛包柔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蹠

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一
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
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
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

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爲疾者逆火氣致疾病也能順火氣則旤更爲福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

旤子雞旤說以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
旤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
恒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
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
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

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

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桓

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也先是連

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年與鄭師伐宋戰

于宋十三年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也再敗者謂郎之戰穀梁傳曰以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據左

氏傳公羊穀梁亦曰無冰並在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詳其意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

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師古曰突鄭莊公子即厲公也兄謂

大子忽即昭公也莊公既卒突因宋莊公之寵而得立遂使昭公奔衛故去篡兄也公與相親者謂十五年突為祭仲所逐奔蔡遂居櫟而昭

公入公再與諸侯伐鄭謀納厲公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師古曰言桓篡立與

突志同故曰長養同類董仲舒以為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師古

曰夫人姜氏通于齊侯故云不正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為方

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炆陽作丘甲

師古

曰時宣公薨始踰年故云有喪也丘甲解在刑法志

劉向以為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先是公作三軍

有侵陵用武之意

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非公本意此說非也侵陵用武者謂之取取也

詩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

師古曰謂十三年三月十四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五年

夏齊侯伐我北鄙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三月齊侯伐我北鄙

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饑

饑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

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

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

應師古曰有從楚心謂

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

災寒暑者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

殺兄弑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師古曰隱攝公位又

桓之兄故云殺兄弑君也成宋亂者謂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以郕大鼎賂公公會齊侯鄭伯于稷而平其亂也與鄭易邑謂

以大山之田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而以與鄭明魯之不朝於王故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

中國師古曰謂成二年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六年七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九年嬰齊帥師伐莒十五年楚子伐鄭十六年

楚子與晉侯鄭伯戰于鄢陵十八年楚子伐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

伯皆周大夫也今春秋經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召讀曰邵晉敗天子之

師于質戎師古曰質戎戎別種也公羊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質戎孰敗之蓋晉敗之質音莫侯反天子皆

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師古曰謂襄十

六年會于溴梁諸侯之大夫盟皆類此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

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

二奧年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將

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幕師古曰比頻也祁連山名也幕沙磧也直度曰

絕祁音上夷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閔

海內勤勞是歲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節巡行天

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

誦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時上年九歲

大將軍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說下師古曰說讀曰悅信

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為草妖

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君

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師古曰坤下艮上剝

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

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

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師古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即東門襄

仲也時為卿專執國政也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文公

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師古曰並已解於上董仲舒

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

殺也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師古曰商書咸

人之序也其書亡伊陟伊尹子也大戊大甲孫也亳殷所都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傳曰俱生乎朝

七日而大拱師古曰兩手合為拱音父勇反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

向以為躬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

下應之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哀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慮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涼音力羊

反據今尚書及諸傳記大戊卒子仲丁立卒弟何宜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盤庚立卒小乙之子武丁立具為高宗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

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莖謬既獲顯榮怠於政

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

殺生之秉失而在下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近草妖也一曰野木

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

朝將虛之應也師古曰虛讀曰墟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

蜚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序也蜚古飛字雊音工豆反祖已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

師古曰祖已殷賢臣假大也言先代大道之王能正其事而灾異銷也

劉向以為

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

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

師古曰巽下离上也

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

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

象而以耳行

師古曰鼎非舉耳不得行故云以耳行

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

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

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

以國政

師古曰武丁夢得賢相乃以所夢之像使求之得於傅巖立以為相作說命三篇說讀曰悅

外伐鬼方

以安諸夏

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夏大也中國大於戎狄故曰諸夏

故能攘木鳥之妖

致百年之壽

師古曰攘却也音人羊反

所謂六沴若是共御五福迺

降用章于下者也

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德宗言恭已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

一曰金

沴木曰木不曲直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剥落今反

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

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

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

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

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其甚奧氣不臧

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

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應劭曰冬水王木相

故象大臣冬實者變置丞相與宮室也但華則變大夫也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合韻故言相室相室者王相室

冬水

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為庶徵皆以虫蝨為孽患
心羸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惠帝五年十月桃李
華棗實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
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
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畦孟以為木陰類下
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
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
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

衛大子之孫是為宣帝宣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

曰枯楊生稊

師古曰大過九二爻辭也稊楊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

枯木復生人君

亡子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

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

孟康曰王伯莽之祖也師古曰莽高祖父也故

下云高祖考卒讀曰梓梓暴也

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

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

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

為開通梓猶子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

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兗州

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

張晏曰民間三月九月又社號曰私社臣瓚曰舊制二十

五家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
為田社是私社師古曰贊說是
山陽棗茅鄉社有大槐樹

師古曰棗縣名也屬山陽郡
茅鄉棗縣之鄉也棗音拓
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

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

頭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樗樹似
樗樗音丑余反樗音丑倫反眉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

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

人形師古曰仆
頓也音赴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

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

木生為人狀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師古曰
僵僵也

疆圍大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枯

三月樹卒自立故處師古曰卒
讀曰粹京房易傳曰棄正作

淫厥妖木斷自屬

師古曰屬連續也音之欲反

天辟惡之

如淳曰天辟謂天子

也師古曰辟音壁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摻結

大如彈丸

師古曰摻繞也摻音居蚘反

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

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

妖天雨草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鸚鵡來巢劉歆以

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

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蠹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

告也

師古曰此蜚謂負蠶也其為蟲臭蠹短狐即今所謂水弩也隱元年有蜚莊十八年有蠹蜚音翡蠹音域蜚亦作蜚其音同耳

鸚鵡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鸚鵡夷狄穴藏之

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

師古曰今之鸚鵡中國皆有依周官而言

但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為魯所常無異而書之而此去夷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也書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即去也象季氏將

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鸚鵡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犇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三年十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師古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

曰戊楚元王之孫也

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

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
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於水效也京房易傳曰逆
親親啜妖白黑烏鬪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
鵠鬪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
曰謀爲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
以驕怨而謀逆俱有烏鵠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
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烏鵠鬪於宮中而黑者死
楚以萬數鬪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
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死楚炘陽舉兵軍師
大敗於野故衆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

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鬪昭帝時有鵲鵲

或曰禿鶯師古曰鵲鵲即汗鵲也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鶯亦水鳥也鵲音大奚

反鵲音胡鶯音秋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為

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

至尊有服妖之象師古曰謂多治反注冠又以冠奴也故青祥見也野鳥

入處宮室將空王不悟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

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師古曰辟君也成帝河平

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蕪焚其巢師古曰蕪鳥也音綠

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群鳥蕪鵲聲往視見巢難盡

墮地中師古曰難古然字有三其蕪殼燒死師古曰鳥子新生而哺者曰殼音口豆反又音工豆

反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大守平以聞戴色

黑近黑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

後號咷師古曰旅卦上九交辭也咷音逃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

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

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蜚

燕得幸立為皇后弟為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

美人曹偉能生皇子也師古曰曹偉能宮人姓名也偉能一名宮見外戚傳昭儀大

怒令上奪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儀自

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

也一日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

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鴻嘉二年三

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

後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

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

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

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遣告人君甚微而著雉

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經

載高宗雉雉之異師古曰已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

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

堂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怪連日徑歷三公之

視貌也音呼惟反

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

姓也流俗書本寵上輒加孫字非也

師古曰謂季冬之經

師古曰已

解於上

師古曰謂季冬之經

師古曰睢睢仰目

府大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宮然後入宮其宿留

告曉人具備深切

師古曰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

雖人道相戒何以

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闕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

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

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

音復

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譖之計

師古曰譖古諂也

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眾不待臣

音復譖而足

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反

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

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

以聖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

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

師古曰言帝行多驕失醜

惡流布聞於遠方也

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

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灾異

師古曰欲人變更終已見顯示

欲人變更終已

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

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

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

如得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已受

罪誅也又謂已言深切觸悟人主積愆而死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撓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云

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音之欲反

宜謀於賢知

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灾變尚可銷也成

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

大俱飛去

師古曰哺音蒲固反食讀曰針謂與母俱去

京房易傳曰賊臣在

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空不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

師古曰缶盎也即今之盆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

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

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

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

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

弓而出亡師古曰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繁弱皆魯始封之分器所受於周也定八年陽虎作亂不克竊之

而入謹陽關以叛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

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師古曰平公宋共公

之子也名成共讀曰恭

因名曰奔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

佐後宋臣伊戾讒大子痤而殺之

師古曰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才戈反

是大夫華元出奔晉

師古曰華元奔在成十五年

華弱奔魯

師古曰事

在襄六年

華臣奔陳

師古曰事在襄十七年

華合比奔衛

師古曰事在昭六年據今春秋

合比奔在殺大子痤後而志揔言先是未詳其意

劉向以為時則火災赤眚之明

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惠帝

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以為赤眚也時

又冬雷桃李華常輿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

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

師古曰三皇子謂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

趙恭王恢皆高帝子也建立後宮美人子為嗣

及不當立之王

孟康曰呂氏三王也

退王陵趙

堯周昌

師古曰惠帝六年王陵為右丞相惠帝崩呂后欲廢陵遷為大傅實奪之相權高祖以趙堯為御史大夫高后元年

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策乃抵堯罪周昌為趙相趙王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

呂太后崩大臣共

誅滅諸呂僵口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

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

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僂天雨血

師古曰僂古戮字

哀

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

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

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

誅死者少雨血亦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

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

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
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
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
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
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
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
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爲孽

服虔曰多雨
則龜多出

龜能陸處非

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豕豕
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
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疴

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薛子也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與煖而已故籍秦以為驗師古曰籀假借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

淫於呂不韋及嫪毐師古曰嫪或音居刺反嫪姓也毒名也許慎說以為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郎

到反毒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且嫪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封毒為長信侯以

大原郡為毒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緩與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

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輿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墮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輿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師古曰蜚讀曰飛道人始去茲謂傷服虔曰有道之人去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龔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

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

妬媚之心

師古曰媚謂夫妬婦也音莫報反

夫人將殺其象見也

師古曰謂欲殺

公桓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

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

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

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

羊經曰大雨電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

為夫人不敢進羣妾

師古曰已解於上

故專壹之象見諸電

皆為有所漸脅也

孟康曰謂陰氣漸脅

行專壹之政云昭公四

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為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

師古曰魯與吳俱姬也周禮同姓不為婚故諱不稱吳姬而云孟子也取讀曰婁

君行於上

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

師古

曰侮古侮字

董仲舒以為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

師古曰季孫宿季武

也子

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反

發覺遷道死

師古曰遷於蜀未至而死於雍故曰道死

示房易傳曰夏雨雪

戒臣為亂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

上郡取死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

亞夫下獄死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

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

郡國治黨與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坐死者數萬人元鼎二年三

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

丞相嚴青翟坐與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臣為丞相長史王朝及邊

通皆守丞相長史也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元鼎三年三月

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

緡錢有告者以半畀之師古曰言政急刻也占音之贍反元帝建昭二

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

房為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

勸視淮陽王以不義師古曰視讀曰示博要斬光房棄市御

史大夫鄭弘坐免為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

王上書冤博辭語增加師古曰言博本為石顯所冤增加其語故陷罪家屬徙

者復得還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對曰

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師古曰共讀曰恭正以

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

師古曰言不當天心鄉讀曰嚮宜齊戒辟寢以深自責師古曰齊讀曰請齊辟讀曰避請

皇后就宮闔閉門戶毋得擅上師古曰闔與隔同擅上謂輒至御所也上音時

掌反一曰擅專也上謂天子也讀如本字勿令皇后專固天子且令眾妾人人更進以時

博施皇天說喜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說讀曰悅庶幾可以得賢明之

嗣即不行臣言灾異前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

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弃捐其身不懷顧慮極陳計策關說天子亦無所及其後

許后坐祝詛廢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

二年許皇后自殺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師古曰菽大豆

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銷卦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也陰

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

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

以視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

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師古曰謂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弱秉音彼命反其後

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

殺穀師古曰以其事為重不比於殺草也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

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

為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

見季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

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師古曰謂御史大夫

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欲襲

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

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

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

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廼隕霜有甚角賢聖

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

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

稼天下大飢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
定公時隕霜同應成帝即位顯坐作威福誅釐公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温煖而
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
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師古曰霰
兩雪雜下
音先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孟康曰
投湯器
見反
中以沈寒泉而成也
師古曰湛讀曰沈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
雹者陰脅陽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
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
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

宣公

師古曰公子遂東門襄仲也赤文公大子即惡也

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

雖有不為灾說曰凡物不為灾不書書大言為灾

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

師古曰愆過也過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

昭公元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

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元年十二月雷雨雹

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兩雹如

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

師古曰蜚讀曰飛

其

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成帝河

平二年四月楚國兩雹大如斧蜚鳥死左傳曰釐

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

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凶

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

是時秦穆公遣兵龍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

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軫即原軫遂要崤

阨師古曰即今之二崤山也以敗秦師匹馬箠輪無反者服虔曰箠音奇偶之

音師古曰箠隻也言盡虜獲之箠音居且反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操音于高反晉

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疆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

凶惡之効也師古曰舊者謂晉襄之父文公本為秦所納而得國是舊因心也虐謀先軫之計也四被秦寇謂魯文二年

秦子孟明視帥師伐晉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十年秦伯伐晉取北微十二年秦伯伐晉取羈馬禍流謂自襄公至厲公凡五君

與秦搆難也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

為丞相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

聲如鍾鳴

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

殿中郎吏陞

者皆聞焉

師古曰陞皆謂執兵列於陞側

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

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

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

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

已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

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

咎

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猶被也期音基

楊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

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

之怒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八月博立坐為姦謀博自殺立滅

死論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動

若有音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

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

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

作亂秦遂以亡一日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史記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

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

其民於臨洮

師古曰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謀反作亂故賜長安君死斬其軍吏遷其黔首也屯留上黨縣也臨

洮即今之洮州也屯音純洮音上高反

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

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

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

用急亡京房傳曰眾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武

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群鬪師古曰蛙音胡蝸反蝦音遐蟆音麻是

歲四將軍眾十萬征南越師古曰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揚下皇水樓船將軍楊僕出

豫章下瀕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田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開九郡師古曰謂得越地以為南海蒼

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也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

五寸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

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師古

曰平度東萊之縣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

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踈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桓公五年秋

冬師古曰冬蝻即阜冬蝻即今之蝻劉歆以為貪虐取民則蝻

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為介蟲之孽屬言

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師古曰二國宋鄭也宋以郟鼎賂公

興役起城師古曰謂五年夏城祝丘也諸冬蝻略皆從董仲

舒說云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負蝥也性

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師古曰蜚音扶味反蝥音煩劉向以

為蜚色青近青青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

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師古曰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未詳向所說

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

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

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師古曰

子般及卒皆被辜師古曰謂二叔哀姜皆董仲舒指略同

釐公十五年八月冬蝱劉向以為先是釐有鹹之會

後城緣陵師古曰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也是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

大夫救徐師古曰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救徐公孫敖孟穆伯也諸侯之大夫即所與會諸侯也時楚伐徐故救之兵比三年在外師古曰文

公三年秋兩蝱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

無罪師古曰謂僖二十五年經書宋有暴虐賦斂之應師古曰

殺其大夫不書名以其無罪

曰謂宋昭公也

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

師古曰上下皆合冬蝻之多董仲舒

以為宋三世內取

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也專見公羊傳取讀曰娶

大夫

專恣殺生不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故蝻先死而至劉歆以為

蝻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蝻時公

伐邾取須朐城郛

師古曰須朐邾邑郛魯邑也事在文七年朐音鉅俱反郛音吾

宣公

六年八月螟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

師古曰事在四年向

莒邑也

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師古曰比類也謂四年秋及五年春公如齊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是也

十三年秋冬蝻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師古曰事在十一年歸父東門襄仲子也

字子家父

十五年秋蝻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公七

讀曰甫

年八月蝻劉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

師古曰謂五年楚伐陳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滕子邾子小邾子皆來朝師古曰六伯齊大子光救陳也年滕子來

朝七年邾子小邾子來朝夏城費師古曰亦七年之夏費魯邑也音秘哀公十二年十二

月蝨是時哀用田賦師古曰言重斂也解在刑法志劉向以為春用田

賦冬而螟十三年九月螟十二月蝨比三螟虐取

於民之効也師古曰比頻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火星既伏螽蟴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

以冬蝨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

西流司曆過也宣公十五年冬蝨生師古曰爾雅曰蝨蝨蝨諺者以為冬蝨

蝗之類蝨音蒲北反劉歆以為蝨蝨孟之有翼者康

食穀為災黑青也蕃禘舒劉向以為蝨蝨始

音蚘蟴

日蠖蠹

又音服蝨音徒高反

孟康

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師古

曰解讀曰懈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

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蠶生屬贏

蟲之孽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邊中尉不

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柳師古曰魏不害武帝元光五年

秋螟六年秋蝗先是五將軍眾三十萬伏馬邑欲

龍衣單于也師古曰已解於上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

谷票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也元鼎五年秋蝗是歲

四將軍征南越師古曰已解於上及西南夷師古曰越馳義侯遺將巴蜀罪人發夜郎

兵征西南夷平之開十餘郡師古曰定越地為九郡定西南夷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凡十四郡元

封六年秋蝗先是兩將軍征朝鮮師古曰二年樓船將軍揚僕左將軍荀彘

將應募勞罪人擊之開三郡師古曰武紀云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兔具番郡是四郡也而此云三蓋傳寫志者誤大

初元年夏蝗從東方蜚至敦煌師古曰蜚讀曰飛三年秋復

蝗元年貳師將軍征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征和

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是一年三將軍眾十餘萬

征匈奴師古曰謂三年貳師將軍廣利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征

和三年貳師七萬人没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

徧天下是時王莽秉政左氏傳曰嚴公八年齊襄

公田于貝丘師古曰貝丘齊地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

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嘍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

以為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人使

公子彭生殺桓公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

寵於先君襄公紕之師古曰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即僖公無知

帥怨恨之徒攻襄於田所師古曰怨恨之徒謂連稱管至父久戍葵立也襄匿

其戶間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

虐急之效也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

圜壞都竈師古曰圜者養豕之牢也都竈丞炊之大竈也圜音胡頓反銜其脯六七枚

置殿前晉灼曰脯古文釜字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

長公主左將軍謀為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

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脯於庭脯竈將不用宮

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傳曰衆

心不安君政斲妖豕入居室史記魯襄公二十三

年穀洛水鬪將毀王宮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周

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敷不墮

山不防川不竇澤師古曰長萌為萌之長也崇聚也敷謂澤

規反今吾執政母乃有所辟服虔曰音邪辟之辟而滑夫二川之

神師古曰滑亂也音骨使至于爭明臣瓚曰明水道也師古曰明謂神靈以防王宮室

王而飾之母乃不可乎師古曰言為欲防固王宮懼及子使水不得毀故過飾二川

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

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師古曰穀洛皆大水故為四瀆之次為卿大夫

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且及時世卿專權僭括將有

篡殺之謀師古曰僭括僭季之子簡王之孫也篡殺之謀謂除喪服將見靈王過度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如靈

王覺寤寤匡其失政師古曰匡正也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

聽諫謀簡慢大異師古曰謀謂單公子愆旗聞僭括之言恐必為害請殺之王不聽也簡慢大異謂

不真變任其私心塞埤擁下師古曰埤甲也音婢以逆水執而害鬼

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相靈王崩景王

立二年僭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

王并誅佞夫師古曰事在襄三十年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

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師古曰五大夫謂劉子單子尹氏召伯毛伯也已解於上

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

政當以德禮令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厥異水鬪史記曰秦武王

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

日劉向以為近火沔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

道者黥孟康曰商鞅為政以弃灰於道必斃人斃人必鬪故設黥刑以絕其原也臣瓚曰弃灰或有火火則燔廬舍故刑之

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坊音蒲頓反固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

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

將致敗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師古曰謂夏都安邑即河

東也殷都朝歌即河內也周都洛陽即河南也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瑞

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酒于酒淫于色師古

曰酒沫也音莫踐反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涑水赤也

五行志卷第七中之下

一本於敗亡字下有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
國二世而三十四字

對勘官左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主簿勸農事劉希亮